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NANKAI LINGUISTICS

南开语言学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2007年

第2期

(总第10期)



商务印书馆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7 年第 2 期

(总第 10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07年第2期/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12
ISBN 978-7-100-05609-0

I. 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321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ǔ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07 年第 2 期(总第 10 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09-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18.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 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刘丹青	孙茂松	朱庆之	朱晓农
江蓝生	邢向东	吴福祥	张洪明	张 敏	李宇明
李行德	沈家煊	远藤光晓	陆丙甫	麦 耘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唐钰明	徐大明	袁毓林	曹志耘
黄 行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马秋武	王红旗	石 锋	周 荐	杨 琳
洪 波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执行编辑

冉启斌 孙 易

目 录

· 特稿 ·

谈语言事实的发掘与理论方法的更新

——在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陆俭明(1)

· 语音与音韵 ·

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 郑张尚芳(5)

北方汉语(V+)"着"字的语音史 马思周、李海洋(13)

普通话单音节中爆发音的 VOT 分析 冉启斌、石 锋(21)

汉语轻声的历史层次初探 梁 磊(32)

九十年来京剧的声调研究之回顾 许 征(39)

· 语法与修辞 ·

《庄子》非“处置”类二价双向动作动词及其相关句式的考察

..... 殷国光、华建光(51)

中古以前方位结构语序历时考察 蔡言胜(67)

汉语书面语中的话语标记“只见” 董秀芳(74)

“立刻”和“马上”的异同 付 江(79)

也说如何看待有关修辞原则的不同表述

——兼论确立修辞原则不可逾越的底线 曹德和(88)

· 词汇与文字 ·

《回回药方》语词“奄物烧刺”考 蒋冀骋(94)

说“嗔道”	张万起(97)
排句变文说——训诂方法补说	郭芹纳(102)
“胡”的胡须义的由来及出现时代	杨琳(110)
英汉动物词喻人义位统计分析及差异成因初探	李子鹤、苏立昌(116)

• 国际汉语教学 •

南开汉语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石锋、施向东(124)
孔子学院汉语师资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美国马里兰大学 孔子学院为例	崔建新(129)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的探索 ——以日本爱知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陆平舟(135)

• 译文 •

日本人的表情——会话时的表情传达了什么?	
..... [日]吉川左纪子 著,段银萍 译(143)	

• 博士论文摘要 •

论十三世纪傣泰语言的语音系统	杨光远(148)
莽语研究	高永奇(149)
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	王景荣(150)
汉语方言声调格局的类型学研究	焦立为(151)
书讯三则	(152)
英文提要	(153)

Contents

Special

- Discovering Linguistic Facts and Updating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ddress on Establishing Ceremony for Nanka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Lu, Jianming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The Syllab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itials in Archaic Chinese
..... Zhengzhang, Shangfang
- The Phonetic History of (V+) *zhe* (着) in Northern Chinese
..... Ma, Sizhou; Li, Haiyang
- VOT Analysis of Stops in Mono-syllables of Standard Chinese
..... Ran, Qibin; Shi, Feng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tratum of the Neutral Tone in
Chinese Liang, Lei
- The Review of the Study on Yunbai of the Beijing Opera in these
Nineties of Years Xu, Zheng

Grammar and Rhetoric

- The Study of Non-disposal Bivalent Ergative
Activity Verbs in *Zhuangzi* and Relating
Constructions Yin, Guoguang; Hua, Jianguang
- A Diachronic Examination of Word-order of the Locative Phrases
before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Cai, Yansheng
- Discourse Marker *zhijian* (只见) in Written Mandarin Dong, Xiufang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ke* (立刻) and *mashang* (马上) Fu, Jiang

Further Comments o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Rhetorical Principles—On the Insuperable Bottom Line of Rhetoric Principles' Establishment	Cao, Dehe
---	-----------

Lexical and Orthography

The Meaning of <i>yanwu shaola</i> (奄物烧刺) in <i>Prescriptions of Hui</i>	Jiang, Jicheng
On <i>chendao</i> (嗔道)	Zhang, Wanqi
On <i>Paiju Bianwen</i> (排句变文)—A Supplement to Exegesis Methods	Guo, Qinna
The Meaning Beard of <i>hu</i> (胡): Its Origin and Emergent Times	Yang, Lin
A Contras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Human-oriented Semem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i, Zihé; Su, Licha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Explorations on New Teaching Method in Nankai University	Shi, Feng; Shi, Xiangdong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in Confucious College—A Case Study of Confucious College in Maliland University of the United State	Cui, Jianxin
Explorations on Chinese Teaching Method of Confucious College—A Case Study of Confucious College in Aiki University of Japan	Lu, Pingzhou

Translation

Japanese's Facial Expressions—What Do Facial Expressions Convey in Conversations	YOSHIKAWA, Sakiko. Translated by Duan, Yinping
--	--

谈语言事实的发掘与理论方法的更新

——在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陆 俭 明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首先我热烈祝贺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诞生。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诞生,说明我们中国语言学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不光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语言大国。据语言研究所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语言大概有 120 多种,这还不是一个很确切的数字,要从方言的角度来说就更多。而现在我们对语言的认识研究,即使是汉语,我们也只看到了它的冰山一角,语言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了 21 世纪,21 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经济逐步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刚才陈洪副校长也讲到,语言现在不仅仅是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不仅仅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也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科学研究成果得以传承的载体,它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非物质的资源!语言会衍生为财富,因此时代的发展更要求我们要加大对语言研究的力度和进程。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建立,我想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形势发展的需要。

语言研究的突破和推进,它要有多方面因素的支持,例如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财力的支持。没有研究经费怎么进行研究呢?学校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语言研究所工作才能开展起来。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两条:一条是要不断地去挖掘发现新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还有一条是不断地更新原有的分析研究的理论方法。我自己认为这两条最重要。

那么在语言现象和事实的挖掘上,我们不仅要注意显性事实的挖掘,而且也要注意隐性事实的挖掘。我所谓显性的事实就是你能看得到,而且一下子就能认识到。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有量词“位”,过去无论从词汇的角度说,语法的角度说,量词“位”都用于人,而且得有尊称,因此用在自己的一方不能说。比如“我们三位都来自北京”不能说;“位”只能用于听话人或他人,如“你们三位请坐”、“请他们三位先说”。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现象,这个新的现象也是从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天我请几个日本朋友吃饭,一进门小姐就问,“几位?”我脱口而出:“五位。”坐下来后有位日本朋友就问了:“陆先生,是不是这个‘位’现在可以用在自己了?”“哎哟,”我说,“我没考虑”。他说刚才你说五位,那不就是我们五位吗?我一下子也说不明白了,

我说反正这样说比较顺。

这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就在饭店的门口观察,发现90%以上都是说“位”。后来我就给晁继周、方梅、张伯江打电话,他们都是语言研究所的,都是北大毕业的,也都是北京人。我就跟他们说这个现象,他们都说“你的感觉是对的”。张伯江还给我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比方这个狗吧,可以称“条”也可以称“只”,如果我带着一条狗遛狗,人家问我:“伯江啊,你们家养了几条狗啊?”我一定说“两条”,不会说“我们家养了两只狗”。反过来有人那样问我:“伯江,你们家养了几只狗啊?”我一定说“两只”,不会说“两条”。从这个里边可以看出似乎谈话中存在着“会话应答一致性原则”。我姑且那么说,有没有这个原则,还得进一步考察。最近我的一个研究生,我跟他们谈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也专门去蹲点调查,他回来跟我说,“陆先生,果不其然,我调查完是92%”。如果真有的话,那它就是建筑在语言事实的发掘上。上面说的这种语言事实就是显性的。

另外一种现象是一种隐性的语言事实。什么叫隐性的语言事实呢?我先举个例子,比如汉语里边我们只能说:人吃饭,不能说饭吃人,对不对?可是汉语里边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一锅饭吃了十个人、一锅饭能吃十个人、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这些句子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些句子无论是按照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来分析,还是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法来分析,还是按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理论或论元结构理论来分析,这些句子的语义关系都将被分析为:“受事——动作——施事”。按这样的分析,这个句子一紧缩,不就是“饭吃人”吗?“饭吃人”就存在了。而“饭吃人”显然不合理呀?

不过,这是按照传统观念分析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句式表面看来它当中包含有一个动词,其实这个动词已具有“非动态性”这样一个特点,句子凸现的不再是一般表示事件结构的语义关系。这个句子实际上是表示一种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式。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一个人坐了两个位子、一个人坐不了两个位子、一个位子坐了三个个人、一个位子坐不了三个个人”,等等。很多句子还都可以倒过来,如“一天写了五十个字、一天写不了五十个字|五十个字写不了一天、五十个字能写一天”,等等。这些例子都是表示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不管各个句子按传统的观念来看它们的语义角色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统一为:“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换句话说,在这些句子里边,施事、受事这样一个语义角色的关系已经退居次位,不再是凸现的语义关系。这里我不妨打个比喻,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有多重人际关系,譬如,我跟我孩子是父子关系,这个关系到哪里都会存在的,但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有父子关系。我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我孩子开了个公司,说“老爸你身体还挺好,退休没事干,你到我的公司来,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来当会计,我这儿正缺一个会计”。我说好。到了公司你不能再以父子的关系来要求了,到了公司我跟我儿子凸现的不是父子关系,而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我是打工仔了,我儿子是老板。语言里的词与词之间是不是也存在多重语义关系?“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饭”、“吃”、“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潜在的“施事——动作——受事”的关系,但在这个句子里边凸现的已不再是这种语义关系,而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的语义关系。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人际关系在语言中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象似性”的表现。这种语言现象我把它称作隐性的语言事实。从挖掘和发现语言事实

来说,我们要更多地去注意这些隐性的语言事实。

那么在理论方法更新上,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点:科学的历史表明,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真,循环往复,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汉语语言研究的必由之路。就汉语或藏语或其他外语研究来说,重视语言事实这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我们必须坚持。同时,我觉得很有必要树立三种意识:一个是多元的意识,一个是理论意识,一个是假设的意识。

为什么强调要有多元的意识?说实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研究就是“盲人摸象,自圆其说”,所得到的结论都只能看作是在一定时期内所提出的假设性的看法。在国内外学界,造成一定影响的各家各派的理论方法一定有它合理的成分,也一定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我所说的局限性,是指它只能解决或解释一定范围里的问题或现象,越出了一定的范围,它就无能为力。因此对于国内外学界造成一定影响的各家各派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充分吸取和借鉴,取其合理的内核,为我所用,同时也要看到,要指出它的局限。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强理论的意识、假设的意识。

我们老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归纳法。归纳法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因为它是靠事实说话。但是它的问题是:第一,很容易形成一种貌似权威、不容更改的所谓结论。第二,所依据的材料再多也极为有限,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可信度有可能值得怀疑,所以光靠归纳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到,近三十年来纵观国际国内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有这么一种基本走向,那就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假设,用新的材料去验证,获得新的结论。再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假设,再用新的材料进行验证,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地推进科学研究,获得越来越多接近普遍原则的研究成果。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事实告诉我们,研究要有所突破,科学要有所发展,求实固然需要,理性思维更需要,假设也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国家假设的观念非常淡薄,因此更需要强调假设。

科学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要说理工科领域内,就是在我们语言研究的领域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重要的理论的产生和突破都离不开科学的假设,比如说汉语音韵学里零声母的假设,语音学里音位的假设,在推动语音研究上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特别是乔姆斯基的三项假设:第一,人的头脑里边天生有一个语言机制。第二,人类语言有一致性的普遍性的原则,语言的差异只是参数的差异。第三,人的普遍性原则是高度概括非常简约的。这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的研究。因此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过的:科学的创造性和重要特色就是先有理论预言,然后由实验来确认它。我国四维力学的著名科学家、武汉大学刘岳松教授也曾说过:“奇迹往往从幻境中诞生。世界上哪一项伟大的发明一开始不都是一幅美妙奇景?”必须看到,汉语也好,藏语也好,都是有别于印欧语的语言,语言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有责任在以汉藏语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创建语言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不过,我认为能称得上新理论新方法的,它或者有助于挖掘和发现新的语言事实和规律,或者有助于人们对语言规律的进一步认识,或者有助于获取新的更科学的解释和认识,而不是玩弄术语翻新的游戏,更不是贴标签。

南开大学过去在语言研究上,无论是汉语本体研究方面,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方

面的研究,无论是方言的研究,无论是汉语的应用研究,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也无论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也无论是外语研究方面,都曾经做出过学界所瞩目的成绩和贡献,形成了一支很好的研究队伍,有很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南开大学站到了语言研究新的起跑线上,我们坚信南开大学在语言研究上一定会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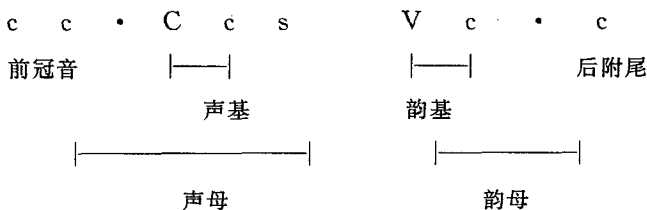
郑张尚芳

提 要 上古音节的核是 CV, 并表示单音节词根。依《切韵》, 中古一四等韵只拼 19 纽, 故黄侃以此为古本声, 即 19 个基本声母。依我们的研究这很不够, 还要作五点增改。我们汉语上古音复声母分析有“前冠音”、“后垫音”。基本复声母带流音属于声基, 可作为词根的一部分进入谐声系列, 前冠音不是词根成分, 故而不能进入谐声系列。遇到不同部位互谐的声韵分布, 要判定其声基, 先要分辨含不含流音。如果含流音, 那么有可能是流音声基或 cr 式声基。即看其谐声系列中有无单读来母以母的反切, 有无舌音外的二等字, 如果出现舌音与来以母通谐的这类情况, 我们就拟为以流音本身为基辅音。在基本声母前加冠音的为前置性复声母, 虽然不属词根, 但在发展中有的冠音可以强化夺占了基声母的位置而提升。异部位互谐者, 如其字声纽跟声基差异很大, 又未发现流音因素, 不属 cr、cl、clj 式基本复声母, 那主要就属前冠复辅音问题, 多为冠音强化夺位的结果。

关键词 上古汉语 音节结构 声母 声基 冠音

一 音节结构

上古音节的核是 CV, 并表示单音节词根。音节内部结构可先两分为声母、韵母, V 以前为声母, V 及其后成分为韵母。其结构层次是:^①



因此单个 CV, 即是基辅音 C 后声尾 c、主元音 V 后韵尾 c 均处于零位状态的词根。

这个词根 CV 认识, 对亲属语言比较中词根的认定也有重要意义, 像藏文 mi 对汉语 [民*min], khji 对汉语 [犬*kh^wiin'], nji 对汉语 [日*njid < njig], 藏文的韵尾虽处于零位, 跟汉语不同, 但两语的词根 CV 完全相同, 因此其对比是可以成立的, 可以据此排除无谓的疑惑。

^① 依丁邦新用 s 表后垫半元音 j, 而 w 则以圆唇化辅音包含在 C 里, 因此 Cc 的后接声尾 c 只指流音性垫音; Vc 的后接 c 指韵尾。

上古汉语由于声母、韵尾均有较发达的复辅音丛,所以用 CV 为字根作不同变形的单音节,辨义功能就已很高,故不需要发展多音节的单词。观上古诗文(如以四言为主的《诗经》诗),上古汉语单音节单词显占优势。其中包括了 CV、CVC 和 CCVCC,其复声母还可有 cCc。

推断上古音音类的内部依据是谐声系列的切韵声韵分布,声母上同部位互谐的都可算合规,可各依其中古声类上推为单声母,不同部位的互谐则要用复声母来解释。声符就代表古词根的语音形式,同声符字之间的谐声通假等通谐行为应显示彼此具有共同的基本语音形式,即通谐行为基本上是以语言中的共形词根为基础的。谐声字原本都应该同音共形,实际不全这样,有的差别还很大,但仍都应该是以一个基形(基底形式)为中心进行变异的结果。比如“需”snjo“濡孺儒”njo“儒”nool“濡”noon“壻”njon 皆以 no 为基根;“戌”smid“威”hmed“滅”med 皆以 med 为基根。

二 基本声母

依《切韵》,中古一四等韵只拼 19 个声母:

[k 组]见溪疑,[t 组]端透定泥来,[ts 组]精清从心,[p 组]帮滂並明,[h 组]晓匣影。黄侃认为此等即上古声纽,称为古本声,认为它们上古至后世未变,只要把后起变声群并溪、喻并影,“非”组并帮,“知章”并端即得古音。依我们研究,这很不够,还要作五点增改:

(一)匣母古有塞擦两源,在汉代梵汉对译中分塞音 g、擦音 ɬ(h、w)还很明显。至中古在非三等混并为匣母,三等仍分为群母云母,故应恢复为两母:上古[k 组]应为“见溪群疑”,[h 组]改为“晓云影”。今吴语“含曷”,口语音仍为 g-同梵译,虚词“乎兮”泰文仍作 ɬaa、ɬee。

(二)上古来母为闪音 r,而以母(喻四)才为边音 l,因 l→ʎ→j 弱化至中古方演变入三等。所以上古[t 组]应再增“以”母。但要注意,上古以母还得除外一批前元音重组各韵的合口字“营颖尹匀捐唯睿役饬”之类。它们上古原为云母(喻三)合口字,中古因前元音影响方混入以母,唐五代《千字文》藏文注音“营 ɬwe 尹 ɬwin”尚可见到其仍读云母的残留。高本汉《汉语的词族》把“颖”跟牙音字“梗荆穰”列为同族词,王力《同源字论》批评说“从语音方面看,‘颖’是喻母四等字,在上古属舌音,不可能和这些牙音字同源”。先生未注意到谐声表明这类字上古实是喉牙音,理应划归喻三而非喻四。^①

(三)上古有一套清鼻流音分“抚哭滩胎宠”5 母,皆清音带气流^h,故中古都变入次清:

[抚]mh 奔赠派→ph

[哭]qh 髡闾颀→kh、→khj 杵

[滩]nh.帑耽退 [胎]lh 通汤滔 [宠]rh 獭躄瘳→th

它们属于单声母,跟变入晓母的另一清鼻流音“hm 悔荒忽兄、hq 浒谡虺猷、hn 漠蠹、hl 殆他、hr 嚅欬”不属一类,后者属于带 h-冠音的复声母系列。

① 条件是重组四等合口。

又 nh、lh 带冠音 s 时可形成“清”母字,如“千 snhiin、七 snhid”,^①“帨”舒芮切 hljods,又此芮切 shods。

(四)上古没有塞擦音,[s 组]原只有擦音“心 s、从 z、清 sh”。擦音才可结合 -r、-l,有如藏文的 sr、sl、zl。汉代后“清 sh”“从 z”才塞擦化为 tsh、dz,跟藏文 z 变 dz 相似。精母 ts 也是汉代后才塞擦化形成的,原大多来自上古 ?s、?z、sl',如“晶”即“星”古文,“旌”亦从“生”声,“酒子进”与“酉李闾”通谐。“精”母原非基本声母,故上古基本声母表应减去精母。

[s 组]加 r 变中古庄组:shr 初、sr 生、zr 崇,这便于解说“史使”srw’“事”zruis 的关系。^②

(五)“影晓云”在汉代至中古为喉音 ?、h、ɦ,潘悟云《喉音考》考其在上古前期应为小舌音 q、qh、g,可从。它们上古后期喉音化后,又给群母留出变→g→ɦ 的空档。

前述 19 声母后世变化较小,除“非”组,以群等外,知章组要分析有无复声母的变化。

三 后垫音的分布

在藏文中声母基字前面上面可加“前加字”、“上加字”,下面可加“下加字”,这正相当我们汉语上古音复声母分析中的“前冠音”、“后垫音”。

带后垫音的复声母属于基本复声母,从藏文看有四个下加字:w、r、l、j,泰文也有这样四个,缅文现在只留下三个,从石碑文看是由于 l 并入 j 了。因此认为原始汉藏语言基本复声母有 w、r、l、j 四个后垫音是合适的,上古汉语也当如此。近年上古声母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了这四个后垫音的分布条件。

(一)-w 李方桂指出,-w 只见于见系喉牙音,其性质源自成套的圆唇喉牙音声母。依今所拟,即为:kw、khw、gw、ɣw、ɣhw、qw、qhw、gw。如果把它们独立为声母自也可以,但音位处理上很不经济,所以藏缅泰各文字都把 -w 单立为后垫音。但它既相当于一个圆唇单声母,自然可以再加其他后垫音,形成 kwr、kwl、kwj 之类结构,“準”声母就是 qwj-。

(二)-r 雅洪托夫提出二等韵声母带-l,李方桂改为-r,已经得到公认,由二等“角 kroog、乐 ɣraawg”与来母异读,“降 kruuŋs 隆 rung、庞 brooŋ 龙 roŋ”谐声,“葭 kraa 芦 raa”同源,“麥 mrwuug 來 ruu”转注等,也可说明。《说文》说“鲁 raa'”为“藿省声”,则说明庄母麻韵侧下切的“藿”,至东汉还带-raa,许慎才可认为谐声。蒲立本、白一平、郑张都指出不仅是二等,还有三等 B 类字^③也带 r,比如转注“稟 pruum:廩 ruum,命 mregs:令 regs”,谐声“京 kraŋ:凉 raŋ,禁 krmm:林 tuum”,分化“笔 prud:不律 puw-rud,冰 pruwŋ:冰凌 p-ruwŋ”。

(三)-l 在上条规则之外的非二等及三 B、又与流音以、来母相关的声母,应带 l 垫音:“谷 kloog”又余蜀切 loog,“盍 klaa”集韵又以者切 laa’,“舉 kla”谐與声 la,“姜 klaŋ”谐羊声 laŋ,“锡 sleeg 益 ?leg”通易 leg,“益 ?leg”与溢 lig 转注,“殂”集韵呼晃切 hwliig 又读弋质切 lig,“膚

① “千”为“人”声 njin,越语 nghin,“七”独龙语景颇语 s-nit、载瓦语 nit、错那门巴语 nis 词根都是 ni。

② 俞敏《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曾解“史吏理”由 sl-变,但说“事”字“dz-怎么构成的,完全不懂”。我们把 dz 改为 z,这个使命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没有了。

③ 重纽三等字及庚幽蒸钝音字。

pla”谐盧声或作臘 raa 等例,多与以母相关,小部分与来母相关。

(四)-j -j 可引起声母的腭化,中古章系应由 t、k、p 加 j 腭化而来,舌音“tj 者朱烛、thj 昌阐触、dj 蝉殊石”类占最多数,包括日母“nj 如壤”,和清鼻音“nhj 叱”等。还有非舌音来源的“kj 支指甄钊章、khj 枢臭齿、gj 臣肾视、qhj 收”和“pj 帚、bj 勺、mj 柔、mhj 𦵏”。^① 加于圆唇的 kwj、qwj 则变章组合口,如“準”qwjin’,从隼 sqhwin’声才易解,gwj 变船母,则“袂”食聿切 gwjid 又胡决切 gwiid 才可解。这与 fwi 变喻四是同类变化。j 还加于 kl、pl 之后,形成 klj 类声母,例如“车”有鱼韵 kla 与麻三 khljaa 两读。还加于喉冠鼻音后,如:hnj 恕手、hnj 势烧、hmj 少冒,^②它们都因后期变 h-j 而入书母 ɕ。

还有腭化流音系列:邪母“lj 斜徐涎谢席”、“rj 𦵏”、清流音“rhj 滹、lhj 尺醜”等,以及带前冠的有书母“hlj 输世室叔烁”、船母“flj 舌蛇射神绳”等。书母“尸”hli 古常通“夷”li,船母“舌”福建浦城石陂话作 lyə,“食”又羊吏切 luɣs,皆可见词根为 l。

基本复声母带流音属于声基,可作为词根的一部分进入谐声系列,前冠音不是词根成分,故而不能进入谐声系列。

四 含流音的谐声系列

遇到不同部位互谐的声韵分布,要判定其声基,先要分辨含不含流音。如果含流音,那么有可能是流音声基或 cr 式声基。即看其谐声系列中有无单读来母以母的反切,有无舌音外的二等字,^③如果出现舌音与来以母通谐的这类情况,我们就拟为以流音本身为基辅音。

流音变为塞音有两种情况:如为次清字,常即为该流音的清化音,如“他通滔答醜充畅,體獼宠螭𧈧”可拟为清 l^h、ɾ^h 声母,作为“l-也甬舀台酉育易,r-禮赖龙離𦵏”等流音声母的相对清母字。非次清字则大多来自流音塞化,即在这类 cl 式复声母中,流音强化为塞音及主导演变舌位的力量。例如“唐”从庚声 *kraaŋ,道路一义又应与“行” *glaaŋ > flaaŋ > faaŋ 同根,所以它可拟为 *gl’aaŋ > fl’aaŋ > daaŋ,因 fl’aaŋ 中的 l 塞化为 d,所以跟“行 flaaŋ”的走向不一样。^④

流音塞化在语言中是常见的,^⑤尤其喉冠流音,比如上述“唐 fl’aaŋ”,fl’最常见,也可省作 l’,如此以母定母相通谐的就可作:唐 l’aaŋ/阳 laaŋ《春秋》昭十二年于阳《左传》作于唐,陶 luu 以母宵韵/l’uu 定母豪韵,余 la/涂 l’aa,罌 laag/鐸 l’aag,弋 luɣ/代 l’uuɣs,棠 leb/牒 l’eeb,来母澄母相通谐的就可作:留 ru/籀 r’us,廉 rem/赚 r’eem。

① “指支齿”闽南尚读 ki、khi,梁僧伽以“止裏指死”译 cilikisi,“指”犹对 ki。

② 郭沫若以𦵏与𦵏同。

③ 注意:由于我们认为 r、l 只能出现于塞音 p 类、k 类、擦音 s 类辅音之后,而不可能出现在同部位的 t 类后。因上古没有塞擦音,故更无 tsr、tsl。

④ 但这类流音的读法上古跟普通流音并无差异,塞化是在后世演变进程中产生的,只是为指明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在流音后加标’号作为塞化取向的标记。注意这并不表示我们主张在上古音系层面上有两类流音。

⑤ 方言中也有流音塞化现象,来母发音近 d 或 ld。如厦门声母 l 是舌尖中的边音,舌头用力极软极松,舌两旁的通气空隙很小,所以听起来好像是闭塞很软的 d。湖北通城大坪“六”读 diuʔ,“列”读 deʔ(张规璧说)。罗常培《临川音系》记来母细音读 t,有人如 ld:“驴”ti²/ldi。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镰 ldem、狼 lda”。

以母端母通谐的,则可作 l:ɿ'。如“多声”系列有“移”字读 lai<lal,则端母的“多”就应来自?冠流音塞化的 ɿ'aai<ɿ'aal;^①知母“知”拟 ɿ'e,才能理解它何以用“矢”hli'为声符,因这两字声母同为喉冠流音,韵母则为邻位锐音。

五 前冠夺位

在基本声母前加冠音的为前置性复声母,它们不属词根。但在发展中有的冠音可以强化夺占了基声母的位置而提升。异部位互谐者,如其字声纽跟声基差异很大,又未发现流音因素,不属 cr、cl、clj 式基本复声母,那主要就属前冠复辅音问题,多为冠音强化夺位的结果。

上古有五类前冠音:(一)喉音 ʔ-h-ɦ,(二)咝音 s-, (三)鼻音 m-N-,^②(四)流音 r-, (五)塞音 p-t-k-。有的后世这类声母不是从声干而是从冠音来的:

(一)ʔ-h-ɦ-在鼻流音声干前较常见。如影母的“ʔm 颀^③,ʔŋr 呢,ʔn 燃,ʔl 黠益(益转注溢 lig)^④,ʔr 弯^⑤。相对于燃,胡典切的燃就要作 ɦn-了。

最常见的具有 h、m 两种声母分布的“黑每昏亡尾威毛冒闵灰”等谐声系列中,基辅音究竟是 h 是 m,前人有不同拟构。如果认定声基是 h,就不好解释“墨默:每梅”等那么多纯唇鼻音字怎会用 h 作声基,所以只有认定声基都是 m 才合乎这些谐声系列的双分布要求。^⑥ hm、sm 的 m 中古一般变 w,^⑦但“海黑”很怪不变合口,比较缅文 hmrac 江河、hmrouk 烧焦,则“海黑”此二字当拟 hml-,流音性垫音阻碍了合口化。

《同源字典》有一疏失,把“荒”字分别与喉牙音的“𠂔”、“凶”、“穉”列为同源,这是只看到“荒”中古为晓母字,未顾及其谐声的基本声符为“亡” * maŋ。按荒字的晓母合口 hw 声母应来自 * hmaaq 中 hm 的后期变化,其上古词根属 * ma,应与“𠂔”(无、亡)同根,因而不可能跟“黄”声“凶”声“𠂔”声字有同根关系。“荒”字也有后世字体讹误而与喉牙音关联的,如“恍惚”从今体看不出双声,“恍”是唐代从“忼”讹写来的,查其古体作“忼惚”、更古的文本原作“荒忽、芒芬”,就明显是双声了。

雅洪托夫认为 hm 从 sm 来,这大部分是对的,例如“婚”hmɯɯn 对藏文 smjan 结亲,“焜”hmɯl' 对藏 smje>me,并对泰文 hmai' 烧,“许”hqa' 对藏 sqag 称许。但另有对别的冠音的,如“货”hgools 对藏 dgos,“昏”hmɯɯn 对藏 dmun 愚,“悔”hmmms 对藏文 dmus。

“漢灘難”旧说“董声”不妥,应依朱骏声改为“嘆 hnaa”声,这样“難”naa、“灘”n'aa、

① 可比较泰文 hlai“多”,壮语 laai“多”,藏文 lar“重复,总之”。理论上 ɿ 本有两种变化方向,除变端母外,也可强化?而变入影母,故又有乌奚切“黠”ɿleel。

② 此表与基辅音同部位的鼻冠。

③ 转注没 muud。

④ 转注没 muud。

⑤ 越文 loan。

⑥ 拟为清鼻音当然也合于理致,但可能只代表某一后起阶段,藏语方言或藏缅语言中的清鼻音常来自带前冠的鼻音,如“鼻”巴塘藏语 ɲa 来自藏文 sna、缅文 hnaa,并非最早的独立音位。

⑦ sm 如“戍”smid>swit,格木语仍作 s-met。